

書名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編號 D8621600

卷十五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澠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相這様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于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辨道絕凡塵

衆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

西山鬼窟早翻身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塞翁得馬非爲吉

宋子雙盲豈是凶

禍福前程如漆脂

但平方寸答天公

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乃是梁朝所建。唐刺史劉禹錫有詩道：玄都觀裏桃千樹，就是此地。一名爲玄妙觀。這觀踞郡城之末，爲姑蘇之勝。基址寬敞，廟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無所不備。各房黃冠道士，何止數百。內中有一個非極真武殿，俗名祖師殿。這一房道士，世傳正一道教，善能書符遣將，剖斷人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聞禍福於中單表一個道士俗家姓張手中慣弄一箇皮雀兒人都喚他做張皮雀其人有些古怪暈酒自不必說偏好喫一件東西是甚東西

吠月荒村裡

奔風臘雪天

分明一太字

移點在傍邊

他好喫的是狗肉屠狗店裡把他做箇好主顧若得一隻壯狗定去報他來喫喫得快活時人家送錢來都把與他也不算帳或有鬼祟作耗求他書符鎮宅遇着喫狗肉就把那蘸着狗肉汁寫箇符去掛人貼於大門隣人往往見貼符之處如有神將

來其祟立止有個矯大戶家積年開典獲利感謝天地欲建一壇齋醮酬答已請過了清真觀裡周道士主壇周道士誇張皮雀之高矯公亦慕其名命主管卽時相謝那矯家養一隻防宅狗甚是肥壯張皮雀平昔看在眼裡今番見他相請說道你若要我來時須打這隻狗請我待狗肉煮得稀爛酒也盪熱了我纔到你家裡主管回復了矯公矯公曉得他是蹺蹊古怪的人只得依允果然盪熱了酒煮爛了狗肉張皮雀到門主人迎入堂中告以相請之意堂中香火燈燭擺得齊整供養着一堂神道衆道士已起過香

頭了。張皮雀昂然而入，也不禮神，也不與眾道士作揖。口中只叫快將爛狗肉來喫。酒要熱些。矯公道且看他喫了酒肉如何作用。當下大盤裝狗肉，大壺盛酒，擺列張皮雀面前，恣意飲啖，喫得盤無餘骨，酒無餘滴，十分醉飽，叫道：「唔，喫得快活，嘴也不抹一抹，望着拜神的鋪氈上倒頭而睡，鼻息如雷，自酉牌直睡至下半夜。眾道士燕事已完，兀自未醒，又不敢去動禪他。矯公等得不耐煩，到埋怨周道士起來。周道士自覺無顏，不敢分辨，想道：「張皮雀時常喫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今番正不知幾時纔醒，只得將表章焚化了，辭神謝將收拾道場，弄到五更，眾道士喫了酒飯，剛欲告辭，只見張皮雀在拜氈上跳將起來，團團一轉，亂叫：「十日十日，五日五日。矯公和眾道士見他風了，都走來圍着看。周道士膽大，向前抱住，將他喚醒了，口裡還叫：「五日五日。周道士問其緣故，張皮雀道：「適纔表章誰人寫的？周道士道：「是小道親手繕寫的。張皮雀道：「中間落了一字，差了一兩字。矯公道：「學生也親口念過幾遍，並無差落。那有此話？張皮雀在袖中簌簌響，抽出一幅黃紙來，道：「這不是表章？眾人看見，各各駭然道：「這表章已焚化了，如何却在他袖

中、紙角兒也不動半毫仔細再念一遍到天尊寶號
中果然落了一字却看不出差處張皮雀指出其中
一聯云

吃虧吃苦掙來一倍之錢奈知奈長僅作千金之
子

吃虧吃苦該寫喫字今寫吃字是吃舌的吃字了喫
音赤吃音格兩音也不同奈字是李奈之奈奈字是
奈何之奈耐字是耐煩之耐奈短奈長該寫耐煩的
耐字亦是菓名借用不得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麼如
今上帝大怒教我也難處矯公和眾道士見了表文

不敢不信一齊都求告道如今重修章奏再建齋壇
不知可否張皮雀道沒用沒用你表文上差落字面
還是小事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
查你的善惡你自開解庫為富不仁輕允出重允入
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
自用又凡質物值錢者纔是了年數就假托變賣過
了不准贖取如此刻剝貧戶以致肥饒你奏章中全
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即日焚燒
汝屋蕩燬你的家私我只為感你一狗之患求寬至
今日上帝不允再懇告已准到五日了你可出個

曉字凡五日內來贖典者免利只收本錢其向來欺心換人珠寶賴人貨物雖然勢難吐退發心喜捨變賣爲修橋補路之費有此善行上帝必然回嗔或者收回雷部也未可知矯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聽說到收回雷部也未可知到不免有疑這風道士必然假托此因來布施我的財物難道雷部如此易收易放況且掌財的人算本算利怎肯放鬆口中答應心下不以爲然張八雀和衆道士辭別自去了矯公將此話鬧起不行到第五日解庫裡火起前堂後廳燒做白地第二日這些贖當的人家都來討當又

肯賒債結起訟來連田地都賣了矯大戶一貧如洗有人知道張皮雀曾預言雷火之期從此益敬而畏之張皮雀在玄都觀五十餘年後因渡錢塘江風逆難行張皮雀遣天將打纜其去如飛皮雀呵呵大笑觸了天將之怒爲其所擊而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抹鸞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荷元帥塵緣已滿來將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徽商聞真武殿之靈異捨施千金於殿前堆一石假山以爲壯觀之助這假山雖則美觀反破了風水從此本房道信更無得道者詩云

雷火曾將典庫焚

符驅鬼祟果然真

玄都觀裡張皮雀

莫道無神也有神

爲何說這張皮雀的話只爲一般有個人家信了書符召將險些兒冤害了人的性命那人姓金名滿也是蘇州府崑山縣人少時讀書不就將銀援例納了個令史就叅在本縣戶房爲吏他原是個乖巧的人待人接物十分克己同役中甚是得合做不上三四箇月令史衙門上下沒一個不喜歡他又去結交這些門子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不時請他們喫酒又送些小物事但遇知縣相公比較審問到夜裏夜深時他便留在家中吟歌日逐打諢那門子也都感激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每事却也十分周全時遇五月中旬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闔庫房思量要謀這個美缺那庫房舊例一吏輪管兩季任憑縣主隨意點的衆吏因見是個利數人人思想要管屢屢縣主點來都不肯服却去上司具呈批准要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拈鬮各吏具結申報上司若新叅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鬮然雖如此其權出在吏房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送些東道他便混帳開上去那里管新叅役滿家道殷實不

殷實這叫做官清私暗，却說金滿暗想道：我雖是新
叅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甚厚，拚送些東西與他，自然
送關的若關得着，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倘關不着，
却不空丟了銀子，又被人笑話。怎得一箇必着之策，
便好忽然想起門子王文英。他在衙門有年，甚有見
識，何不尋他計較。一徑走出縣來，恰好縣門口就遇
着王文英道：金阿叔，忙忙的那里去？金滿道：好兄弟，
正來尋你說話。王文英道：有什麼事？作成我。金滿道：
我與你坐了，方好說。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裡坐
下，金滿一頭喫酒，一頭把要謀庫房的事說與王文

英知道。王文英說此事，只要吏房開得上去，包在我
身上，使你關着。金滿道：吏房是不必說了，但當堂拈
關，怎麼這等把穩？王文英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
此，何難之有？金滿大喜，連聲稱謝。若得如此，自當厚
謝。二人又喫了一回，起身會鈔，而別。金滿回到公廨
裡，買東買西，備下夜飯，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將上
項事與他說知。劉雲應允。金滿取出五兩銀子，送與
劉雲道：此一小薄禮，先送阿哥買菓喫。待事成了，再找
五兩。劉雲假意謙讓道：自己弟兄，怎麼這樣客氣？金
滿道：阿哥從直，此罷不嫌輕，就是阿哥的盛情了。劉

去道既如此，我權收去，再處把銀袖了擺出果品看。
與二人杯來盞去，直飲至更深而散。明日有一令史
察聽了些風聲，拉了衆吏與劉雲說：「金某他是個新
參，未及半年，怎麼就想要做庫房？這箇定然不成的。
你要開只管開，少不得要當堂稟的，恐怕連你也没
趣。那時却不要見怪。」劉雲道：「你們不要亂嚷，凡事也
要通個情，就是他在衆人面上一團和氣，並無一毫
不到之處，便開上去，難道就是他闖着了？這是落得
做人情的事。若去一稟，朋友面上又不好看。說起來
只是我們薄情，又一個道爭名爭利，顯得什麼朋友
不朋友。薄情不薄情，劉雲道：「不要與人爭，只去與
命爭。是這樣說，明日就是你闖着便好。若不是你連
這幾句話也是多的，還要弄長，內中有兩個老成的
見劉雲說得有理，便道：「老劉，你的話雖是，但他忒性
急了，些就是做庫房，未知是禍是福，直等結了局，方
纔見得好歹。什麼正經做也罷，不做也罷，不要開爭。
各人自去幹正事，遂各散去。金滿聞得衆人有言，恐
怕不穩，又去揭債，夾本縣顯要士夫寫書囑托知縣
相公，說他老成明理，家道頗裕，諸事可托。這分明是
叫把庫房與他管，但不好明言耳。話休煩絮，到祐闖

這日劉雲將應闈各吏名字開列一單呈與知縣相公看了喚禮書房一樣寫下條子又呈上看罷命門子亂亂的摠做一堆然後唱名取闈那捲闈傳遞的門子便是王文英已作下弊金滿一手拈起扯開恰好正是你道當堂拈闈怎麼作得弊原來劉雲開上去的名單却從吏戶禮兵刑工挨次寫的吏房也有管過的也有役滿快的已不在數內金滿是戶房司吏單上便是第一名了那王文英捲闈的時節已放下踏號金滿第一箇上去拈時却不似易如反掌衆人那知就裡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當時衆吏見金滿闈着都跪下稟說他是個新參尚不該闈庫况且錢糧干係不是小稟俱要具結申報上司的若是金滿管了庫衆吏不敢輕易執結的縣主道既是新參就不該開在單上了衆吏道這是吏房劉雲得了他賄賂混開在上面的縣主道吏房既是混開你衆人何不先來稟明直等他闈着了方來稟註明明是個妬忌之意衆人見本官做了主誰敢再道箇不宗反討了一場沒趣縣主落得在鄉官面土做管人情又且當堂闈着更無班駁那些衆吏雖

懷妬忌無可奈何，做好做歎的說。發金滿備了一席，獻酒方出結狀，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金滿自六月初一日交盤，上庫接管，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那些門子因作弊成全了他，當做恩人相看，比前愈加親密。他雖則管了庫，正在農忙之際，諸事俱停。那裏有什麼錢糧完納，到七八月裡，却又個把月不下雨，做了箇秋旱，雖不至全災，却也是箇半荒。鄉間人紛紛的都來告荒，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也沒甚大生意眼，見得這半年庫裏扯得直就勾了時光。連連不覺到了十一月裡，欽天監奏准本月十五日

月，飭行文天下救護。本府奉文，帖下屬縣。是夜知縣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八等在縣救護。舊例庫房備辦公宴於後堂，款待眾官。金滿因無人相幫，將銀教廚夫備下酒席，自己却不敢離庫。轉央劉雲及門子在席上點管酒器，支持諸事。眾官不過拜幾拜，應了故事，都到後堂飲酒，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套鏡飯，吹一番細樂，直鬧到四更方散。剛剛收拾得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縣主急忙忙下船到府迎接。又要支持船上往還供應，准准的一夜眼也不合。天明，了查點東西時，不見了四錠元寶，金滿自想昨日

並不曾離庫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只恐怕還失落在那裏各處搜尋那裡見箇分毫着了急連聲叫苦道這般晦氣却失了這二百兩銀子如今把什麼來賠補若不賠時一定經官出醜如何是好一頭叫言一邊又重新尋起就把這間屋翻轉來何嘗有個影兒慌做一堆正沒理會那時外邊都曉得庫裡失了銀子盡來探問到拌得口乾舌燥肉中單喜歡得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一昧說清話做鬼臉喜談樂道正是

幸災樂禍千人有

替力分憂半個無

過了五六日知縣相公接了按院回到縣裡金滿將此事稟知縣主縣主還未開口那幾個令史在傍邊你一嘴我一句道自己管庫沒了銀子不去賠補到對老爺說難道老爺賠不成縣主因前番閻庫時有些偏護了金滿今日沒了銀子頗有赧容喝道庫中是你執掌又沒照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將去關照花費了在此支吾今且饒你的打限十日內將銀補寧如無定然奉充金滿氣悶悶地走出縣來即時尋縣中陰捕商議江南人說陰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謂之官捕幫手謂之

白捕金令史不拘官禁白捕都遞過來到酒店中與
三杯說道金某今日勞動列位非爲己私四定元寶
尋常人家可有不比敲碎的好用少不得敗露出來
只要列位用心若緝訪得實拿獲贖盜時小子願出
白金二十兩酬勞捕人齊答應道當得當得一日三
三日九看看十日限是捕人也喫了幾遍酒水全無
影響知縣相公叫金滿問銀子有了麼金滿稟道小
的同捕人緝訪尚無踪跡知縣喝道我限你十日內
賠補那等得你緝訪斗左右揣下去打金滿叩頭求
饒道小的願賠只求老爺再寬十日容變賣家私
不知准了轉限金滿酒管庫又不曾越得幾多東西
今日平白地要賠這一兩兩銀子甚費措置家中舊
舊衣服之類盡數變賣也還不勾身邊畜得一婢小
名金杏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甚有姿色

鼻端面正齒白唇紅兩道秀眉一雙嬌眼鬢似烏
雲髮委地手如尖笋肉凝脂分明荳蔻尚含香疑
似天桃初發蕊

金令史平營愛如己女欲要把這婢子來出脫思想
再等一二年遇個貴人公子或小妻或通房嫁他出
去也討得百來兩銀子如今忙不擇價豈不可惜左

思右想只得把住身的幾間房子權解與人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傾成四個元寶當堂允准封貯庫上分付他下次小心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把庫門鎖了回到公廨裡獨坐在門首越想越惱着甚來由用了這主屈財却不是青白晦氣正納悶間只見家裡小廝叫做秀童喫得半醉從外走來見了家長倒退幾步金令史罵道蠢奴才家長氣悶你到快活喫酒我手裡沒錢使用你到有閒錢買酒喫秀童道我見阿爹兩日氣悶連我也不喜歡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憂身邊偶然積得幾八錢子買杯中物來散悶可

爹若沒錢買酒時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取來就是金令史喝道誰要你的喫原來蘇州有件風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內外人都稱呼為相公秀童是九歲時賣在金家的自小扶着今已二十餘歲只當過繼的義男故稱阿爹那秀童要取壺酒與阿爹散悶是一團孝順之心誰知人心不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個機括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且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秀童自進去了金令史驀然想道這一夜眼也不曾合那里有外人進來偷了去只有秀童拿過東

西進來幾次難道這銀子是他偷了又想到這小厮
自幼跟隨奔走甚是得力從不見他手脚有甚毛病
如何拌狀生起盜心又想到這小厮平嘗好酒凡為
盜的都從好酒賭錢兩件上起他喫溜了口沒處來
方見了大錠銀子又且手邊方便如何不愛不厭終
日買酒喫那里來這許多錢又想到不是他上就要
偷時或者溜幾塊散碎銀子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
力量就偷了時那里出務終不厭放在錢櫃上零交
錢少不得也露人眼目就是拿出去時只好一錠還
留下三錠在家我今夜把他涼鋪搜檢一番便知分
曉又想到這也不是常法他若果偷了這大銀必狀
寄頓在家中父母必怎肯還放在身邊搜不着時反
惹他笑若不是他偷的冤了他一場反冷了他的心
腸哦有計了聞得郡城有個真道人召將斷事吉凶
如觀見寓在玉峯寺中何不請他來一問以決胸中
之疑過了一夜次日金滿早起分付秀童買些香燭
紙馬果品之類也要買些酒肉為謝將之用自己却
到玉峰寺去請真道人却說金令史舊鄰有個閒漢
叫做計七官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氣
忿忿的走來問其緣故秀童道說也好笑我爹真是

交了賒運幹這樣沒正經事二百兩銀子已自賠去了認了晦氣罷休却又听了別人言語請什麼道人來召將那賊道今日鬼混哄了些酒肉喫了明日少不得還要索謝成不成喫三瓶本錢去得不爽利又添些利錢上去好沒要緊七官人你想這些道人可有真正活神仙在裡面麼有這好酒好肉到把典秀童弊了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齊了這賊道的嘴舌噪也可謝你一声麼正說之間恰好金令史從玉峯寺轉來秀童家長來了自去了金滿典計七官相見問道你典秀童說甚麼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的就把秀童適纔所言述了一遍又道這小斯到也有些見識金滿沉吟无語那計七官也只當閒話放過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棧話

只因家長心疑

險使童兒命喪

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裡腹內躊躇這話一死可疑他若不曾偷銀子由我召將便了如何要他怪那個道士口雖不言分明是土中曲蟻滿肚泥心少停莫道人到了排設壇場却將隣家一個小學生附体莫道人做張做智步罡踏斗念呪書符小學生就舞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其声

頗洪不似小學生口氣金滿見真將下降叩首不送
志心通陳求判偷銀之賊天將搖首道不可說不可
說金滿再三叩求願乞大將指示真盜姓名莫道人
又將灵牌施設喝道

鬼神无私

明彰報應

有叩即答

急上如令

金滿叩之不已天將道屏退閒人吾当告汝其時這
些令史們家人及衙門內做公的聞得莫道人在金
家召將做一件希奇之事都走來看塞做一屋金滿
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只刺得秀童一人在傍答應

天將叫道還有閒人莫逼人對金令史說連秀童都
遣出屋外去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金滿跪而舒其
左手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寫出秀童二
字喝道記着金滿大驚正合他心中所疑猶恐未的
叩頭嘿叱祝告道金滿抚养秀童已十餘年從无偷
竊之行若此銀果狀是他所盜便当殛刑究訊此非
輕易之事神明在上乞再加詳察莫隨人心莫隨人
意天將又蘸着酒在卓上寫出秀童二字又向空中
指畫詳其字勢亦此二字金滿以為實狀更无疑矣
當下莫道人書了退符小學生望後便倒扶起良久

方醒問之一无所知金滿把謝將的三牲典莫道人散了福只推送他一步連夜去喚陰捕拿賊為頭的張陰捕叫做張二哥當下叩其所以金令史將秀童口中所言及天將三遍指名之事備細說了連陰捕也有八九分道是只不是他緝訪來的不去擔這干紀推辭道未經到官難以弔拷金滿是衙門中出入的豈不會意便道此事有我做上典列位无涉只要灰刑究拷上得真贓出來向時所許二十兩不敢短少分毫張陰捕應允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幫手即時隨金令史行走此時已有起更時分秀童收拾了堂

中家火喫了夜飯正提碗行燈出縣來迎候家主纔出得縣門被三四個陰捕將藤繩望頸上便套不由分說直拖至城外一箇冷舖裡來秀童却待開口被陰捕將鐵尺向肩胛上痛打一下大喝道你幹得好事秀童負痛叫道我幹何事來陰捕道你偷庫內這四錠元寶藏於何處窩在那家你家主已訪實了把你交付我等快上招了免喫痛苦秀童叫天叫地的哭將起來自古道

有理言自壯

負屈声必高

秀童其實不曾做賊被陰捕如法弔拷秀童疼痛難

惡咬牙切齒只是不招原來大明律一款捕盜不許私刑弔拷若審出真盜解官有功倘若不肯招認放了去時明日被他告官說誣陷平民罪當反坐衆捕盜吊打搜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休商議只有閩王門鐵膝褲兩件未試閩王門是腦箍上了箍眼睛內烏珠都漲出寸許鐵膝褲是將石屑斂於夾棍之內木曾收緊痛已異常這是拷賊的極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復蘇者數次昏憤中承認了醒來依舊說沒有陰捕又要上鐵膝褲秀童忍痛不起只得招道是我一時見財起意偷來藏在姐夫

李大家床下還不曾動閃捕將板門擡秀童到於家中用粥湯將息等候天明到金令史公解裡來報信此時秀童奄奄一息爬走不動了金令史叫了船隻自同捕役到李大家去起莊李大家住鄉間與秀童爹娘家相去不遠閃捕到時李大又不在家嚇得秀童的姐兒面如土色正不知甚麼緣故開了後門望爹娘家奔去了閃捕走入計房套開床腳看地下土穴不鬆已知虛言金令史定要將鋤頭鑿起起土尺餘並無一物衆人道有心到這裡蒿惱一番了翻箱倒籠滿屋尋一個遍那有些影兒金令史只得又同

因捕轉來親去叩問秀童秀童淚如雨下答道我實不曾爲盜你們非刑拷務要我招認吾弊苦不過又不忍妄扳他人只得自認了說姐夫床下贓物實是混話毫不相于吾自九歲時蒙爹撫養成人今已二十多歲在家未曾有半點差錯前日看見我爹費產完官賄地心痛又見爹信了野道召將費錢愈加不樂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無別話說罷闊絕去了衆陰捕叫喚方纔醒來兀自

啾啾的哭個不住金令史心下亦加慘然須臾秀童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見秀童備在板門上七

損八傷一絲兩氣大哭了一場奔到縣前叫喊知縣

和公正值坐堂問了口詞忙差人喚金滿到來問道

你自不小心失了庫內銀兩如何通同陰捕妄殺平

人非刑弔拷金滿真道小的破家完庫自然要緝訪

此事計個明白有真道人善於石將天將降壇三遍

寫出秀童名字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所以信了除

了此奴更無影響小的也是出乎無奈不是故意知

縣也曉得他賄補得苦了此情未知真僞又被秀童

的爹娘左稟右稟無可奈何此時正是臘月十八了

知縣分付道歲底事忙且過了新年初十後面我與

你親密個明白衆人只得都散了金滿回家到抱着
一個鬼胎只恐秀童死了到留秀童里的爹娘伏侍兒
子又請醫人去調治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那秀
童的爹娘兀自哭哭啼啼絮絮話話的不住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却說捕盜知得秀童的家屬叫喊准了十分着忙商
議道我等如此綱弔還不肯吐露真情明日縣堂上
可知他不招的若不招時我輩私加弔拷罪不能免
乃請城隍紙供於庫中香花燈燭每日恭拜禱告夜
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裡歇宿求一報應金令史少不

得又要破些怪在他們面上到了除夜知縣把庫逐
一盤過交付新庫吏掌管金滿已脫了干紀只有失
盜事未結同着張陰捕向新庫吏說規原教張二哥
在庫裡安歇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與金令史平昔
相好的無不應允是夜金滿備下三牲香紙携到庫
中拜獻城隍老爺就將福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
酌三杯以後新庫吏說家中事情到央金滿替他照
管自己要先別金滿爲是大節夜不敢強留新庫吏
將厨櫃等都檢看封鎖又將庫門鎖鑰付與金滿叫
聲相擾自去了金滿又喫了幾杯也就起身對張二

哥說今夜除夜來早是新年多啣幾杯做個靈夢在
下不得相陪了說罷將庫門帶上落了鎖帶了鑰匙
自回張二哥被金滿反鎖在內嘆口氣道這節夜那
一家不夫婦團圓偏我晦氣在這神替他們守庫悶
上心來只顧自篩自飲不覺酩酊大醉和衣一睡
至四更夢見神道伸隻靴脚踢他起來道銀子有了
陳大壽將來放在厨櫃頂上葫蘆盛肉了張陰捕夢中
驚覺慌忙爬起來向厨櫃頂上摸一個遍那里有什麼
葫蘆難道神道也作弄人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
故須臾之間又睡去了夢裡又聽得神道說銀子在

新嘉神面如何不取張陰捕驚醒坐在床鋪上聽更
鼓恰好發擗爬起來推開窓子微微月光再向厨櫃
上下看時並無些子物事欲要去報與金令史庫門
却又鎖着只得又去睡了少頃聽得外邊人聲熱鬧
鼓樂喧闐乃是知縣出來同衆官拜牌賀節去文廟
行香天已將明金滿已自將庫門上匙鑰交還新庫
吏了新庫吏開門進來取紅紙用印張陰捕已是等
得不耐煩急忙的戴了帽子走出庫來恰好知縣回
縣在那里排衙公座那金滿已是整整齊齊穿着公
服同衆令史站立在堂上伺候作揖張陰捕走近前

把他扯到旁邊說夢中神道如此如此一連兩次甚是奇異特來報你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否說罷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却說金滿是日參謁過了知縣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回家喫了飯也不去拜年只在縣中稽查名姓凡外郎書手皂快門子及禁子夜夫曾在縣裡走動的無不查到並無陳大壽名字整整的忙了二日常規年節酒都不曾喫得氣得面紅腹脹到去埋怨那張陰捕說謊張陰捕道我是直夢除是神道哄我金滿又想起前日召將之事那天將下臨還沒句實話相告况夢中之言怎便有准說罷丟在一邊去了又過了兩日是

正月初五蘇州風俗是日家家戶戶祭獻五路大神謂之燒利市喫過了利市飯方纔出門做買賣金滿正在家中喫利市飯忽見老門子陸有恩來拜年叫道金阿叔恭喜了有利市酒請我喫碗金令史道兄弟總是節物不好特地來請得今日來得極妙且喫二三盃卽忙教嫂子煖一壺酒安排些見成魚肉之類與陸門子對酌閒話中間陸門子道金阿叔偷銀子的賊有些門路麼金滿搔首那里有陸門子道要賊的露問陰捕你若多許陰捕幾兩銀子隨你飛來賊也

替你訪着了金滿道我也許過他二十兩銀子只恨
他沒本事賺我的錢陸門子道假如今日有個人緝
訪得賊人真信來報你時你還捨得這二十兩銀子
麼金滿道怎麼不肯陸門子道金阿叔你若真簡把
二十兩銀子與我我就替你拿出賊來金滿道好兄
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這樁官司出脫了秀
童好兄弟你須是眼見的實莫又做猜謎的話陸門
子道我不是十分看得的實怎敢多口金令史卽忙止
脫下帽子向警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空耳來遞
與陸有恩道這件小意思權爲信物追出賊來真說
有餘就是止剩得二十兩也都與你陸有恩道今該
要金阿叔的今日是初五也得做兄弟的發個利市
陸有恩是已冠的門子就將空耳挿於網巾之內教
金阿叔且開了門與你細講金滿將大門開了兩個
促膝細談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陸有恩問陸門子的也是個門子姓胡名美年十
八歲有個姐夫叫做盧智高那盧智高因死了老婆
就與小舅同住這胡美生得齊整多有人調戲他到
也是個本分的小廝自從父母雙亡全虧着姐姐拘

管一從姐姐死了跟着姐夫便學不出好樣慣熟前
是那七字經兒

賭錢

喫酒

養婆娘

去年臘月下旬陸門子一日出去了渾家聞得闔壁
有斧作之聲初次也不以為異以後但是陸門子出
去了就曉得他家闔門打得一片响陸門子回家就
住了聲渾家到除夜與丈夫飲酒說及此事正不知
做甚麼東西西陸門子有心過了初一自初二初三一
連在家住兩日側耳而聽寂然無聲到初四日假做
出門往親戚家拜即却遠遠站着等闔壁闔門之後

悄悄地回來藏在家裡果聽得闔壁槌擊之聲從壁縫
裡張看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下胡美拿着
一錠大銀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陸門子看
在眼裡晚間與二人相遇問道你家常常鑿鑿什麼東
西胡美面紅不語盧智高道祖上傳下一塊好鐵條
要敲斷打剷刀來則陸有恩暗想道不是那話兒是
什麼他兩個那裡來有這元寶當夜留在肚裏次日
料得金令史在家燒利市所以特地來報金滿听了
這席話就同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遇其夜就留陸
有恩過宿明日初六起箇早又往張二哥家并拉了

四哥共四個人同到胡美家來只見門上落鎖沒有人
在內陸門子叫渾家出來問其緣故渾家道昨日聽
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今早雙雙出門恰纔去得
此時就開了船也去不遠四個人飛星趕去剛剛上
驢馬橋只見小遊船上的王溜兒在橋堦下買酒糴
米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都是相熟的王溜兒道金
相公今日起得好早金令史問道溜兒你起早買酒
糴米往那里去溜兒道托賴攬個杭州的載要去有
個把月生意金滿滿扣着肩問是誰王溜兒附耳低言
道是胡門官問他

今他二人可在船裡王溜兒道那盧家在船裡胡合
還在岸上接表子未來張陰捕聽說一索先把王溜
兒扣住溜兒道我得何罪金滿道不干你事只要你
引我到船上就放你溜兒連買的酒糴的米都寄在
店上引着四個人下橋來八隻手準備拿賊這正是

聞時不學好

今日悔應遲

却說盧智高在船中靠着欄干眼晴盼望那胡美接
表子下來同樂却一眼瞧見金令史又見王溜兒頭
上麻繩帶着心頭跳動料道有些詭異也不顧鋪蓋
跳在岸上捨命奔走王溜兒指道那戴孝頭巾的就

是姓盧的衆人放開脚去趕口中只叫盜庫的賊你走盧智高着了忙跌上一交被衆人趕上一把拿住也把麻繩扣頸問道胡美在那裏盧智高道在表子劉丑姐家裡衆人教盧智高作惡齊奔劉丑姐家來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賊打着心頭不對表子說預先走了不知去向衆人只得拿劉丑姐去都到張二哥家裡搜盧智高身邊並無一物及搜到檀襪裡搜出一錠禿元寶錠邊兒都敲去了張二哥要帶他到城外冷舖裡去拷盧智高道不必用刑我招便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同胡美都賭極了去沒

處設法胡美對我說只有庫裡有許多元寶空在那裏我教他且拿幾箇來用用他趁十五月餘這夜偷了四錠出來每人各分二錠因不敢出笏只敲得錠邊使用那一錠藏在米桶中米上放些破衣服蓋着還在家裡那兩錠却在胡美身邊金滿又問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他怎麼拿得這樣即溜盧智高道胡美幾遍進來見你坐着不好動手那一夜閃入來恰好你們小廝在裡面櫥中取燻燭打翻了蒜油你起身去看方得其便衆人得了口詞也就不帶去拷了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還動憚不得見拿着

了真賊真賊咬牙切齒的罵道這砍頭賊你便盜了銀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沒處伸冤只要咬下他一塊肉來消這口氣便在草舖上要爬起來可憐那里掙扎得動衆人盡來安慰勸住了他心中轉痛嗚嗚咽咽的啼哭金令史十分過意不去不覺也帶下眼淚連忙叫人擡回家中調養自己却同衆人到胡美家中打開鎖搜看將米桶裡米傾在地上滾出一錠沒邊的元寶來當日衆人就帶盧智高到縣稟明了知縣相公知縣驗了銀子曉得不枉即將盧智高重責五十板取了口詞收監等拿獲胡美賊

是樂婦劉丑姐原不知情且贓物未見破散暫時討保在外先獲元寶一個本當還庫但庫銀已經金滿變產賠補姑照給主贓例給還金滿這一斷滿崑山人無有不服正是

國正天心順

官清民自安

却說金令史領了兩個禿元寶回家就在鐵匠舖裏將銀鑿開把二八一十六兩白銀送與陸門子不失前言却將十兩送與張二哥候獲住胡美時還有奉謝次日金滿候知縣出堂叩謝知縣有憐憫之心深

恨胡美乃出官賞銀十兩立限何捕衙緝獲過了半
年之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雙林地方船從蘇州
婁門過七忽見胡美在婁門塘上行走張四哥急攏
船上喊叫道胡阿弟慢走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忙
走一步轉灣望一個豆腐店裡頭就躲買豆腐的老
兒纔要聲張胡美向凳裡摸出雪白光亮水磨般
的一錠大銀對酒缸草蓋上一丟說道客我躲過今
夜時這錠銀與你平分老兒貪了這錠銀子慌忙檢
過了指一個去處教他藏了張四哥趕到轉灣處不
見了胡美有個多嘴的閒漢指點他在豆腐店裡去
尋張四哥進店問時那老兒只推沒有張四哥滿屋
看了一周遭果然沒有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
約有三四錢重把與老兒說道這小廝是崑山縣問
子盜了官庫出來的大老爺出廣捕拿他你若識時
務時引他出來這幾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菓子喫
你若藏留我真知縣上拿出去時問你個同盜老兒
慌了連銀子也不肯接將手望上一指你道什麼去
處

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

躲得安穩

說出賄氣

那老兒和媽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又做豆腐。又做白滷。狹窄沒處睡。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恰好打個鋪兒。臨睡時把短梯爬上去。却有一個店櫪兒。隱着。胡美正躲得穩。却被張四哥一手拖下來。就把蔴繩縛住。罵道：「害人賊。銀子藏在那里。」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錠用完了。一錠在酒缸蓋上。老者怎敢隱藏於缸罅裡。取出張四哥問老者何姓何名。老者懼怕不敢答應。傍邊一個人替他答道：「此老姓陳名大壽。張四哥點頭。便把那三四錢銀子撒在老兒櫃上。帶了胡美。踏在船頭裡。面連夜回崑山縣來。正

莫道虧心事可做

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知縣日累死了一人。心中頗慘。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都來替他金滿面前討饒。又央門子頭兒王文英來說。金滿想起圍庫的事。虧他只得把人情。只在衆人面上。稟知縣道：「盜銀雖是胡美。造謀實出姐夫。况原銀所失不多。求老爺從寬發落。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只將胡美重責三十問。個徒罪以儆。後來元寶一錠。仍給還金滿領去。金滿又將十兩銀子謝了張四哥。張四哥因說起腐酒店老者始末。衆人各各駭然。方

知去年張二哥除夜夢城隍分付陳大壽已將銀子
 放在櫺頂土葫蘆內了。葫者胡美蘆者盧智高陳大
 壽乃老者之姓名胡美在店櫺頂上搜出神明之語
 一字無欺果然是

暗室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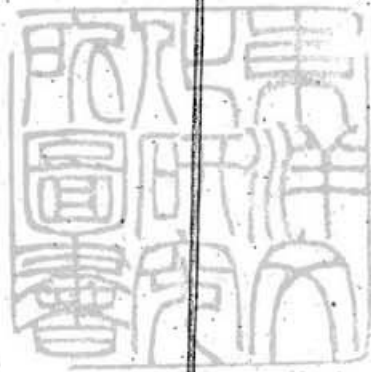
神目如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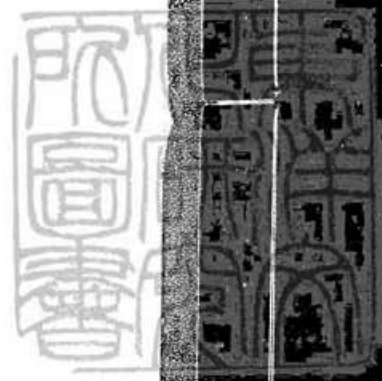
過了幾日備下猪羊擡往城隍廟中賽神酬謝金滿
 因思屈了秀童受此苦楚况此童除飲酒之外並無
 失德更兼立心忠厚死而無怨更沒有甚麼好處酬
 答得他乃改秀童名金秀用己之姓視如親子將美
 金本許他為婚待身體調治得強旺了便配為夫
 婿金秀的父母俱各歡喜無言後來金滿無子家業
 就是金秀承頂金秀也納個吏缺人稱為小金令史
 三考滿了仕至按察司經歷後以有詩嘆金秀之志
 詩云

疑人無用用無疑
 凡事要憑真實見

耳畔休聽是與非
 古今冤屈有誰知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